

近 寂

官場秘密史

社會小說

上海新小説社印行

後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2478B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 後編 卷二十一圖

冤家
載道裁
判負調差



洞見冲天
理刑廳薩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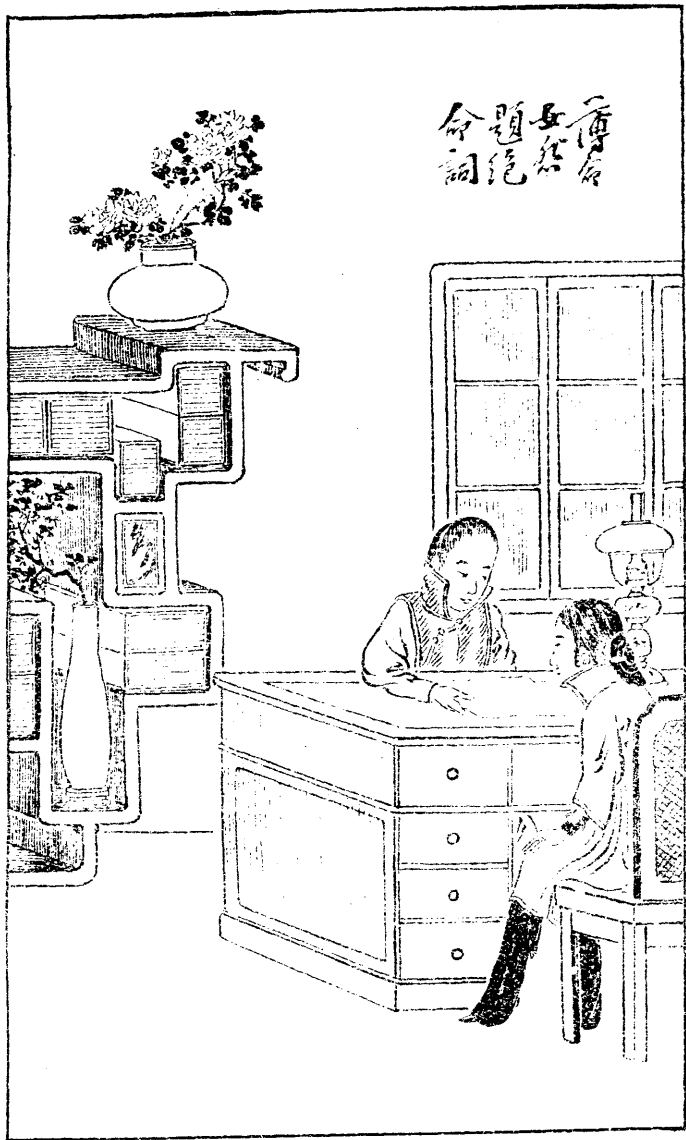
鳳仙
孀巧
製游
儂女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 卷三二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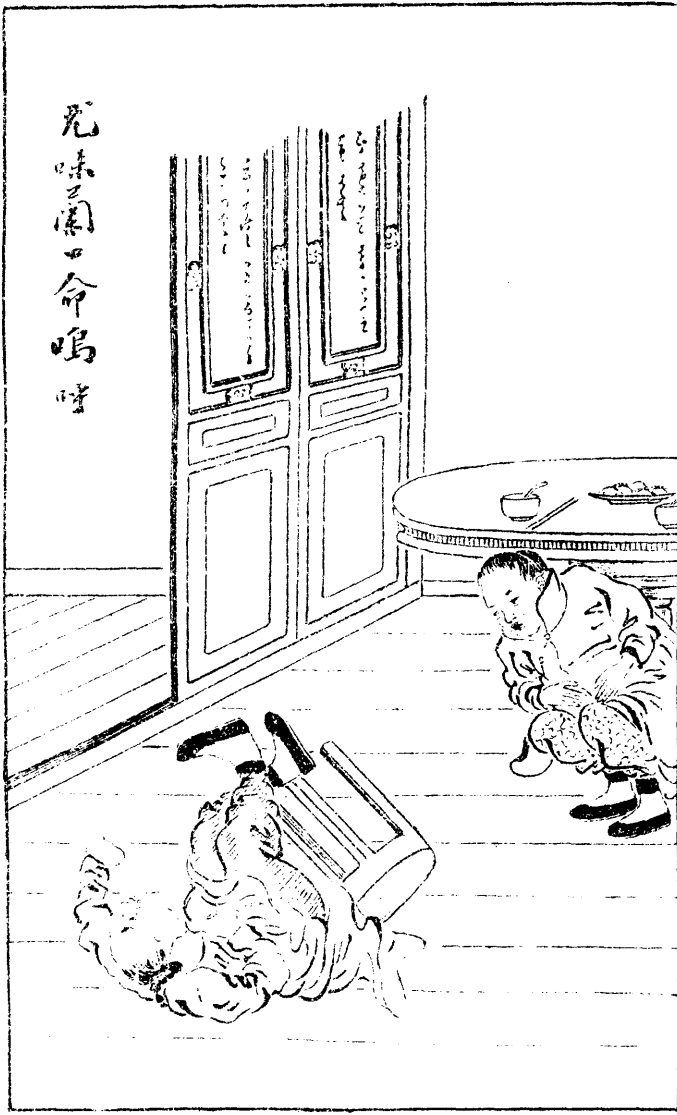
二博命
題絕
命詞



白粉士溪
宵設計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 卷二十三圖



死味園命鳴呼

死
屍場
和
息



繪圖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二十四圖

楊理刑煙
榻認花毒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二十一

天 公鑄

慧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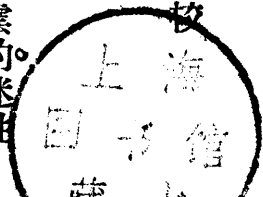
海

館

冤聲載道裁判員調差

關氣冲天理刑廳蒞驗

話說。隨意的老婆。黃氏。女兒昭弟。母女兩個。遭了蓮花庵妖尼妙雲的。迷性。毒藥。被輕薄兒小錢。誑到本府城中。高陞旅館。點污了身子。及至迷性毒藥。的。葯性。已過。清醒過來。知是遭了。妖尼妙雲。同滑頭小錢的。騙局。恨的。妙雲。什麼似的。母女兩個。痛哭一場。可憐婦女家的身。子。一經受了。玷污。憑你是。落人。姦計。並非。願意。幹的。交道。到底。是一。輩子。洗不。清白的。了。猶如。一塊。羊。脂。白。玉。一。失。手。打。碎。了。還。有。本。事。仍。舊。弄。的。完。全。嗎。只。怕。仙。人。也。辦。不。到。的。事。做。書。的。不。怕。討。列。位。的。厭。又。要。說。幾。句。頭。巾。氣。的。酸。腔。哩。然。而。這。句。酸。腔。



並不是說着玩的。伏維諸位聽了。這幾句酸腔。時時刻刻。安放在心坎兒上。至於節操兩字。如今黃氏母女雖不是本性遭人家的捉弄。然而到底終竟失了節了。一生一世。算不得是個完全婦女。似乎失節的一句話頭。只是婦女的一方面。纔有我輩男子的一方面。就沒有可知這便錯了。操守清節。恰正婦女的一方面。比着男子的一方面。倒覺可以將就些兒。所謂三代以上。誰爲失節者。至聖大賢通儒達哲的理想的。目的。守身的。真不真。操節的清。不清。委實不在股兒中間的。凹竅兒上。可以取名定價的。既是不關那話兒。就不偏重於婦女身上。哩。終不過去。聖賢時代。愈遠。世風愈薄。邪說愈橫。由三代而降。及漢。晉。隋。唐。迄乎炎宋。那就牛鬼蛇神的現狀。不經叛道的談鋒。充塞乎天地之間。彌漫於六合之內。說什麼餓死事小。失身事大。此說一興。延禍迄今。被文明諸大邦。譏我賤我。黃農神裔爲無教之國。半教之國。溯踪

尋跡。竟委窮源。實肇於這個。兩句話。八個字。列位聽了。只怕要說這種議論。竟不是酸腔。直是奇談。哩。荒謬的。狠可惜。這是小說不能說細細的說出。原委來。因爲不是幾百字可以說的。完篇若是細說起來。倒要占了五七卷書。豈不是不合式了嗎。橫豎抱冰老人校刊的天公曠議。可以翻出來。瞧的瞧了。便明白了。於斯足徵我輩男子的操守。萬萬不可將就。豪端紙上的浮華。又是萬萬靠不住。揚子雲。蔡伯喈。這兩位老先生。空頭話說的。未嘗不好聽。然而講到操守上的題目。未免認的不清不真。了一點兒。試問當時的結果。有味嗎。後人的清議。可恕嗎。然而這還是遠話。若講到眼前。呵呀。說不得了。要把題目認的清。識得真。不能毅了。倒要把題目認的越渾。識的越錯。那便纔算是個真男兒大丈夫……嚶……能毅領畧這種酸腔的是誰。嘎沒奈何。只得丟開不說。還是說些沒要緊的正經罷。且說黃氏昭弟哭了。

一回。母女兩個計較道。我們既是知道錯了。就不該由着儘錯下去。須得設法兒挽救回來呢。昭弟。究竟還是孩子家。有甚主意。只是哀苦而已。倒弄得黃氏無可商量。瞧着旅館主人。施大仁。施老班。倒是個有年紀的正經人。正待要去找施老班。訴明原委。求個計較。恰正施老班走來。其實施老班早瞧着這三個人的情形。有些合不上來。據這個姓錢的說呢。一個是老婆。一個是女兒。若說母女呢。不過差了十歲光景。算他是個晚娘。然而父女兩個的年歲。越發的合不上。何也呢。那姓錢的。大不了不過二十三歲的光景。這個女兒。倒差不多十六七歲了。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委實的沒有這等的能幹朋友。六七歲就會養兒子了。光景娘是晚娘。爺也是晚爺。哩。這兩門子的。晚。湊着一答兒。個裏的蹊蹺。就不可思議了。施老班已詫異了這幾天了。問又不好問個明白。然而獨斷起來。姦拐兩字。難逃乎天地之間。

的哩。若然鬧出事來。雖是不和我關涉。然而究竟也是沒味的事。這會子。忽然聽他們母女兩個。嗚嗚咽咽。哭的着實悲傷。因此想趁這機會。問個明白。所以慢騰騰地。順步兒。走將進來。黃氏這時節。把這施大仁。施老班。當做救命王菩薩似的。一般。看見施老班。走將進來。忙拭着淚。站起身來。迎着道。伯伯。裏邊來請坐。施大仁道。大嫂。怎地這麼着的悲傷。請教些個原委。可使得嗎。黃氏便接過來道。奴遭了人家的騙了。原要求老伯伯大發慈悲。搭救則個。施大仁便道。我也瞧出了幾分蹊蹺哩。大嫂。若不把我當做外人相待時。只要力量來得及。請大嫂放心。就是了。黃氏忙道了個萬福。含着一眶兒的淚道。老伯伯。奴是彰陽黃官家的侍女。老主人故後。蒙小主人遣嫁出來。嫁的開豆腐店的隨意。做填房。已有兩年之久。說着又指着昭弟道。這是前妻所出的女兒。名兒叫做昭弟。今年十六歲了。我們夫婦之間。十分和順。不

料蓮花庵的妖尼妙雲。光景受了這個姓錢的囑託。把奴母女兩個。用迷性毒藥迷住了本性。吃他誑到這兒。連女兒都遭污辱。說着不禁又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道。奴同女兒兩個。都是規規矩矩的。並沒一點兒的邪念。都是這個姓錢的。同妖尼妙雲。設計陷人。奴就是尋個自盡。丈夫跟前也不能明白。奴的心跡。只道是願意做出沒臉耻的事。況且女兒是已經許了人家的了。如今什麼着好呢。別人家不知道。終說奴是侍女出身。少不得輕狂。還且把女兒都引壞了。正是有冤沒伸處。活便活不成。死又死不得。老伯伯。叫奴什麼樣纔好哇。說罷又痛哭。昭弟也哭的十分悲慘。施大仁聽罷。大怒道。……………嗔……………這個妖尼妙雲。同這個姓錢的。殺不可恕了。我也知道。却有這種迷人性質的毒藥。說着又搔着頭。摸着耳。想道。這便什麼處。這便什麼處。施大仁。雖是狠有熱心的人。然而終竟是個不學無術的老實忠厚人。

雖則竭力的替黃氏昭弟母女兩個打算設法。直把肚腸都翻過來。心思都挖空了。終究想不出一條萬全妙計。想了好一頓工夫。道：不要緊。不要緊。你大嫂同令媛千金馬上回家去。想來尊夫跟前總說得明白的。這個姓錢的回來。他也不敢問我硬要人。他終竟是心虛的。假如尊夫怕事。將就了便宜了這兩個混帳東西。便罷。若是不的。橫豎尊夫終有主意呢。依我的主見。你大嫂同着令媛千金走罷。這時節。火車是末班都開過了。至於航船。着實來得及。還是趁了航船去罷。你大嫂意思怎樣。黃氏平日也沒甚好主意的人。這兒方寸已亂。更是亂糟糟的。聽施大仁說好。他也就好了。連忙慌慌張張的。也不算給房飯錢。拿了包裹。挈了女兒。就走。施大仁道：大嫂不慌。趁航船的去處。想也認不得哩。等我派個茶房陪着大嫂去。一語提醒了黃氏。不覺暗自失笑。忙站住了脚。道：奴真昏的要死哩。於是施大仁派出一個茶房來。

安排黃氏母女兩個。趁夜航船。回轉彰陽去。次日絕早。航船已抵彰陽。黃氏不禁叫起苦來。原來黃氏從船埠上回去。却認不得路。雖有熱心的人。細細的指示去路。然而母女兩個。還是黏黏糊糊。上得岸去。只管慌慌張張的亂撞。這時節。時分兒過早。路上還差不多沒人行走。黃氏却背了一個累累堆堆的大包裹。母女兩個。神色倉皇。只顧亂撞。那站崗的巡警。疑是捲逃的婦女。便攔住盤詰。母女兩個。愈加發慌。支支吾吾的。對答不來。那巡警。便把包裹打開來。瞧是幾件衣服。一個方方的盒兒。也打開倒出來。一看。倒是好幾件金珠首飾。約值三百兩銀子。一口指定。是偷竊來的。便黏黏糊糊的。仍舊裝進盒兒去。帶到警務處。稟明情由。斷定是捲逃婦女。例該解送裁判。那裁判員。姓楊。不知道叫甚名兒。年紀大約三十左右。這一天。升座判案。頭裏先問了別的三五起案子。這叫有味。這個楊老先生。問的案子。不作興不喝打

的一喝打。三五百起票。所以這個裁判處。問案時。飛出來的聲浪。號呼哀叫之聲。比着各省臬台衙門的法審處。還要加着五千四十八倍的熱鬧。掌刑的頭兒。沒一天。不要出兩三身大汗衣服。都映透了。及至提到黃氏昭弟。母女兩個。一齊跪下。這時兒。黃氏倒嚇醒了。並不慌張。從頭至尾。細訴了一遍。楊裁判聽了口供。大喝一聲。道打打。黃氏忙道。大老爺。小婦人並不是願意幹這無耻的。是受了妖尼妙雲迷藥的毒。求大老爺恩典。立擊妖尼妙雲。淫棍錢姓。到案嚴辦。小婦人。並沒錯兒。求大老爺免打。楊裁判道。多嘴。就該打。便把黃氏。責了二百皮鞭。又把昭弟。倒責了三百皮鞭。比黃氏。却加了三分之一。交官媒看管。黃氏昭弟。母女兩個。出於意外。受了這頓刑責。哭的死。去活來。那穿藍緞袍的。說到這裏。便發議論道。忍翁想呢。如今預備立憲的時代。問刑衙門。已廢除刑審。何況這是地方自治的。裁判處呢。至於裁判章。

程未曾研究出的實情。由案子未定。且無羈禁之權。休說刑責哩。就是有幾處問刑衙門。請准上台。暫不免刑。也不過承審盜劫巨案。刁惡棍徒。不得已而用之。逼供。尙且三令五申。嚴禁濫刑哩。忍翁是明火不過的。假如如今預備立憲的一句話。抗過了不用說。他就把當初野蠻時代的問刑程法。論起來。也不致於就動刑責。何也呢。究景是非。還不過聽他一面之辭而已。也研究不出實在來。所以兄弟到底找不到黃氏該責的理由。這也不用說了。黃氏責二百皮鞭。昭弟責三百皮鞭。這個道理。更是沒意思了。若說首犯從犯的理由。所以分出二百三百的差數。那末首犯決該是黃氏。揆情度理。只有晚娘拖渾了女兒。到底沒有十五六歲。這點年紀的女子。反把晚娘拖渾了水的。到底沒有這種道理。即使果然是昭弟。先同姓錢的。有了姦了。於是把漢子來。孝敬晚娘。晚娘公然受領。因此幹出捲逃的勾當。也該先要治黃

混帳了。於今預備立憲時代。那裏容得這種野蠻酷狠的裁判。地方上的紳衿。怎不動個公稟。稟掉他呢。那穿藍緞袍的道。何奈封道台當他是個能員。狠器重他呢。雖然我聽說商會裏也不答應他了。只怕終有點舉動哩。所以我想忍翁。既是封道台的至親。不妨在封道台跟前。提頭一句。這楊裁判。委實不洽輿情。若是商會裏。有稟帖上去。終要給一點商會裏的面子。若是商會裏也收了沒意思。恐怕事情兒鬧到制台跟前。反而不妙了。如今我們的這位梁制台。倒還有點立憲的性質。若是制台准了。商會的稟詞。封道台的臉。便丟殼了。忍冰聽說。記在心上。須臾各自散訖。次日石忍冰居然衣冠濟楚。坐了馬車。備了手本。寫着分省知縣的官銜。來到道轅號房裏。掛了號。先把封蘭仲的信札。同手本一答兒遞了進去。原來封梅伯封觀察。是個好先生。看了蘭仲的信。知是姪子荐來的。這信上寫的又是非常的結實。心

上先存了看重忍冰的意思。便道了個請字。忍冰猶如奉了將軍令的一般。并且際遇在此一刻。若然第一遭兒先弄僵了。後面的妄想也休提了。於是加上一萬倍的小心。案着屬員禮節。磕頭請安。又加上一萬倍的恭敬。也是石忍冰的時運大來。封梅伯封觀察。一看了這石忍冰。五官不整。口鼻歪斜的一副惡形。倒着實對針。正所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了。談了一回。立刻許他轅上文案的差使。忍冰也出於妄想之外的僥倖。連忙請安。謝了栽培。興匆匆的回到高陞旅館。那便由他大吹牛皮。哩過了一頓工夫。封觀察的札子已送到了。忍冰開發已過。馬錢却加倍濃重。拿這札子傳觀不已。於是石忍冰就在彰陽道封觀察轅上。當文案差使。列位記清着。如今要說這一個楊裁判了。這楊裁判原是江南人。名兒喚做鑫甫。是個紈袴班子。他老子做過湖南巡撫。如今是不做官了。只有這個兒子。原不想要他做官。就在家

裏玩一輩子。倒也罷了。倒是這鑫甫高興。吵了好幾年。要做官。他老子說年紀忒輕哩。就是要做官。慢慢地罷。那一年。鑫甫已是二十七歲了。委實的等不及了。於是在老子跟前。七蹊八蹺的。不安靜。他老子也就沒法。只替他捐了一個縣丞。鑫甫大失所望。滿心起馬捐個道台來玩一陣。無奈他老子決計不肯。且說他自己也是縣丞起家。只消有本事。不怕不會升起來。他四十年歲還是縣丞哩。不過十來年工夫。巡撫了六十歲。就告老回家。安耽享福。豈不有趣。鑫甫也就沒奈何。只得到省。混了三年。如今過班知縣。同封觀察本有點淵源。又把封觀察的脾胃。摸的滾熟。沒一件事不要同這楊令商議。一回。行。出去纔覺安心的。真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他本是道轅上的簽押課員。又兼着這個自治公所的裁判差使。只爲輿論太不好聽。封觀察雖有所聞。終是別人的話。說的過分。楊令爲人到底不壞。這會子石忍冰到來。把

外面的口碑。一齊對封觀察說了。封觀察於是知道楊令。差不多犯了衆怒了。齊巧商會裏的稟呈上來。封觀察明知這會子。若然再不把楊令。鑫甫撤委。衆情要不服了。因此便把楊鑫甫。同彰陽廳同知。對調。那彰陽廳同知。倒是個好差使。又是問刑衙門。札發之後。楊老爺跟手交卸。趕赴新任。封觀察囑付道。如今雖是理刑差使。然而如今立憲時代。問案也要客氣些。再不要鬧的人家。動公稟。請撤任。那就臉上難看哩。楊鑫甫於是唯唯答應。等到到任之後。竟然改變方針。同以前的楊鑫甫。截然不同。仿佛兩個人。是的哩。到任一月有餘。並無可說的事。一日。離城三十道。有個地名。喚做鄧家堡。那裏的地保。來城稟報。未婚妻謀斃未婚夫的命案。例請蒞驗。楊老爺接到稟報。詫異道。未婚夫婦。怎地謀殺起來呢。其中的緣故。必定有出於意外的情由哩。他請的形名老夫子。叫做華蘭卿。這位華老夫子。是浙江人。頑錮達於極

點。至於現行新律例。這位老夫子的尊目裏頭。從不曾光鑑過一會子。他稍微懂點平平仄仄。并望江南長相思。這幾個調調兒。又自命爲才子。爲通人。接到這個稟報。却是事關姦殺。例該是形名老夫子的批答。楊老爺也跟著來到華老夫子房裏商量道。這件案子。却詫異哩。老夫子高見。怎生辦理呢。華老夫子道。東家且請驗過了屍。問了口供。再研究辦法。不遲。如今糊糊塗塗的。一句總關子。什麼未婚妻。謀死了未婚夫。究竟個裏有姦情。沒姦情。也未可知呢。楊老爺道。姦是一定有的了。不然。那會做出這種事來呢。華老夫子道。其實却也難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作興並不是爲了姦情。爲了別的緣故。也是有的。東家請驗屍去罷。楊老爺便聽了。華老夫子的指點。立刻傳齊刑房書吏。馬步三班。檢驗公差人等。排齊道子。張傘鳴鑼。不下百十人。吆喝。一路飛奔鄧家堡來。楊老爺端坐着藍呢大轎之中。高興得心花都

開了。想道。這麼體面。平生第一遭。好一回。已到屍場。這時際。已差不多下午時分了。列位要曉得。這案情的緣起。頭緒。倒也不少。且把這案由表個明白。列位看了。纔有個眉目。且住。等做書的呷口茶兒再說。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二十二

天公 鑄

慧珠 校

鳳仙娘巧製游仙曲

薄命女悲題絕命詞

話說。彰陽廳離城三十里。有個鄧家堡。這土堡裏頭。共有二三百人家。一二千男女人口。一古腦兒都是姓鄧。不作興有第二個姓兒。濫廁其間。這還是聚族而居的意思。這鄧家堡裏最關的是叫做鄧子通。做過一任華州司馬。所生一子一女。那兒子名兒叫作龍官。那女兒小名兒喚做鳳奴。那鳳奴小姐。姿色倒還平常。原來內才的是一等。詩文詞曲。書畫琴棋。無所不會。無不精通。有女才子之稱。可知那一個不慕鳳奴小姐的名。大凡年紀相仿。沒有對親的小官。那一個不想攀這頭好親事呢。若說這鳳奴小姐的才華。做書

的也形容不來。只記得他有套曲子名兒叫做遊仙夢。共是十三套。最是傳誦一時。大江南北。直達皇都。一般負名才子公子王孫。無不慕其丰采。想一見爲幸。做書的不要傳這鳳奴小姐。則已。若要傳這鳳奴小姐。這十三套遊仙夢。曲不得不寫在這兒。列位看了。若是知音的。自然愛不釋手。哩。若是媽媽糊糊。不懂這門子的調調兒。只怕也覺着字句清新。靈瓏可愛呢。

游仙夢曲一十三支

第一支

金蕉葉

愁長恨長天樣大門庭怎放就其間有話難詳天天怎的我老
相公一時無恙

第二支

小蓬萊

八十身爲宰相。如今幾個時光。猛然惆悵。丹青易老。舟楫難藏。

第三支

勝如花

寒窗苦滯選場。瘦田中蹇驢來往。猛然間撞入卿門。平白地天門。
看榜命直着。簸箕無狀手爬沙。去開河運糧。手提刀去胡沙戰場。
險些兒劍死雲陽。貶炎方受瘴。又富貴八旬之上。算從前勞役驚。
傷到如今。疾病災殃。

第四支

勝如花

你年過邁。自忖量。說採戰。混元修養。爲朝廷。燮理陰陽。自體上不

知消長這一病可能停當。老夫人言詞太搶。老相公尊性兒。斷強俺孝順兒。郎爹爹揀口兒。咱盡情供養。嘗了藥。進些無恙。算從前勞役驚傷。到如今疾病災殃。

第五支

滴溜子

驃騎的驃騎的。駕前排當領聖旨。御醫前往直到平章宅。上他病患有干係。無虛誑俺比他富貴。無聊百寮之上。

第六支

榴花泣

貴人擡手指下細端詳。手背上汗亡湯呀。魚遊雀啄去。佯佯喜心。經有鯀弦長。其實的魂飛散。揚爭些兒。要得身亡。喪可憐的幾十。

戰。裏。外。同。心。雲。兒。間。形。影。分。張。

第六支

榴花泣

書。生。何。德。豪。髮。聖。恩。光。垂。老。病。賜。仙。方。微。臣。要。掙。挫。做。姜。公。望。八
旬。外。恁。的。郎。當。天。恩。敢。忘。願。來。生。做。鬼。也。向。丹。墀。傍。保。家。門。全。仗。
高。公。紀。功。勞。借。重。同。堂。

第七支

急板令

儘。餘。生。丹。心。注。香。盼。堦。前。斜。陽。寸。光。待。親。題。奏。章。俺。戰。戰。兢兢。寫
不。成。行。你。整。整。齊。齊。記。了。休。忘。從。今。後。大。古。裏。分。張。窮。富。貴。在。何
方。

第八支

急板令

老。天。把。相。公。命。亡。老。爺。爺。俺。天。公。壽。喪。且。立。起。容。堂。且。立。起。容。堂。
把。一。品。夫。人。哭。在。中。央。列。位。官。生。哭。在。邊。傍。從。今。後。大。古。裏。分。張。
窮。富。貴。在。何。方。

第九支

二郎神

難。訓。想。眼。根。前。不。盡。的。繁。華。想。當。初。是。打。從。這。枕。兒。裏。去。枕。兒。內。
有。路。分。明。留。去。向。向。其。間。打。滾。影。兒。歷。歷。端。詳。難。道。這。一。星。星。都。
是。謊。怎。教。人。不。護。着。這。枕。兒。心。快。忽。突。帳。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
米。黃。梁。

第十支

玉鶯啼

你堂餐多飽鼻尖頭還新厨飯香可知的這黃梁是水火旬當好
枕兒邊問你那崔氏糟糠可還挑黃梁半箸與你那兒郎豢養終
不然水米無交蚤滾熟了山河半餉你希迷想怎不把來時路玉
眞重訪

第十一支

御林風

風流帳難算場死生情空跳浪埋頭午夢人胡撞剛等得花陰過
窗雞聲過牆說甚麼張燈吃飯纔停當罷了功名身外事似黃梁
浮生稊米都付與滾鍋湯

第十二支

啄木兒

成○驚○悅○忒○遽○忙○敲○破○了○枕○函○我○也○無○伎○倆○可○知○你○雖○然○寐○語○星○
怕○猛○然○問○舊○夢○遊○揚○你○果○然○比○黃○齏○苦○辣○能○供○養○比○餐○刀○痛○澀○能○
回○向○也○要○請○個○盟○證○先○生○和○你○議○久○長○

第十三支

滴溜子

跟○師○父○跟○師○父○山○悠○水○長○那○証○盟○的○証○盟○的○他○何○人○那○方○不○離○了○
邯○鄲○道○上○一○匝○眼○煮○黃○梁○鍋○未○響○六○十○載○光○陰○喏○好○是○忙○

尾聲

俺○識○破○了○也○求○仙○日○夜○忙○喏○這○個○小○庵○兒○喚○做○蓬○萊○方○丈○待○你○熟○

黃梁又把俺一枕遊仙擔誤的廣。

這一套遊仙夢曲。是鳳奴小姐平生的第一個快心的筆墨。真是設詞命意。飄飄欲仙。因此他自題個外號。叫做小游仙子……咳……這位小姐文才是超超等的了。但是品行上頭。不免落了俗套。就是老底子的。那許多野蠻小說上的才子佳人。這一句話。也信奉的什麼的。他既然這麼着的一位佳人。少不得要幹些風流掌故。他便對針了。落難書生中狀元私訂終身大團圓。這一十四個大字。所以就落了俗了。做書的嘗說。大凡女子家。憑你有了得的才情姿色。一經白璧上遭了微瑕。便是才不才了。佳不佳了。這位鳳奴小姐。在做書的愚見看來。就所謂不才不佳的一流人物了。列位若不相信。請看下文的故事便了。雖然埋沒他的才情。也不是愛才如命的人的作爲。所以這套游仙夢曲一十三支。便替他編入這部官場秘密史裏。

頭。這官場秘密史。原來有個規例。憑你有十分好的尺牘詞章。不許纂入。落了別的小說書的俗套。唯有這個。却實在免不來。只得破個例了。做書的。待這位鳳奴小姐。也算得至矣盡矣的了。閒言少敘。且說那鳳奴小姐。有個表兄。姓尤。就是第一卷裏的尤心迴。尤中書的姪子。這是娘舅家的表兄。叫做味蘭。比鳳奴小姐的年紀。大着一歲。還有一個姑母家的表弟。姓白。名於玉。却比鳳奴小姐小着一歲。那味蘭却是忠厚老成。內才外貌。都彀不上。這於玉。原來這白於玉。容姿俊雅。骨裏風騷。所以鳳奴小姐。同於玉兩個。說得投機的。見了味蘭。却有點畏而懼之。那一年。鄧子通做了一任華州司馬。就不高興做官了。回到家裏看看女兒。已是十九歲了。應該婚嫁之年哩。但是女兒的才名遠大。不肯輕易許人。就在親戚中揀個深知底蘊的兒郎。招個女婿。也是合當有事。恰好白於玉。尤味蘭一個兒。知道姑丈回家來。了一個兒。

知道舅舅回家來了。都特地到來探望。探望猶如約定似的。却在一個時間到來。原來白於玉的家裏。離着鄧家堡九十里。尤味蘭却遠哩。直要離着四九三百六十里路。剛好差不多的時間到來。鄧子通非常歡喜。便留住家中。却起了擇婿的意思。豈知不用你老人家費心。令嫗千金早已使着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權。自己擇定了丈夫了。而且私底下行過夫妻的大禮好些時哩。你道是誰。原來就是姑母家的表弟。白於玉。而且還有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兜在。身上。却是鳳奴小姐。自從他老子出去做官了。倒住着姑母家的日子。來得。比着自己家裏住的多。這會子聽說老子要回來了。日子已定了。所以回來自家裏等着回來的。不過五七天罷哩。你道是個甚麼了不得的事情。兜在。身上呢。說來也極不雅。他身上已受了三個月光景的胎氣。原是白於玉的嫡血。正在沒做商量處。豈知他老子鄧子通跑回來。偏偏把這個

尤味蘭越看越愛。絕不容商量。竟然把女兒許給他了。也不容他回去。一面寫封信兒。給與尤味蘭的老子娘。知道。一面留住了擇日招贅。成親。并且叫白於玉也住着喝杯兒喜酒。那就不得了哩。做出天翻地覆的事情來了。那鳳奴小姐聽說老子作主。把自己許了尤家表兄。招贅的日期。又是很速。但不知老子是甚麼意思。尤家白家二位表兄。表弟。的人品才情。白家表弟。那件不勝過了尤家表兄呢。一答兒現在家裏住着。常言道。不識貨。貨比貨。難道比較還懂得。怎配做人家的老子。自由自主。替女兒揀女婿。別的都是閒話。就是家計上頭。白家是財主。尤家是個不道是個窮讀書人家。就是他的叔叔尤心迴。名望兒雖是很漂亮。總之是個窮官罷哩。現在雖則在四川。捐了候補道。聽說也狠不得意。還算得他文名很不差。所以得了個學務上的差事。鑽進了學務一門。苦了他了。巴到署個提學使。一來很煩

難。二來即使巴到了。也不是發大財的營生。終竟是他的叔叔呀。不是他的老子呀。所以做到督撫。也不和他相干。我的傻老子。敢是爲了這一點點鄙陋的思想。所以替奴招個木偶似的女婿嗎……嚶……嚶……嚶……我們中國的同胞姊妹。就是這點子的。不得自由。不能的。自己選擇。可意的。郎君。可不苦楚嗎。別的終竟是閒話罷哩。倒是肚子裏的一點孽障。不得了。正想到這裏。恰好白於玉掩進房來。含着一眶子的眼淚。巍巍地的聲浪說道。阿姊大喜了。那是兄弟比方陌上人一般了。鳳奴小姐聽到這裏。不禁一陣心酸。由不得眼淚如同珍珠斷了綫。撲簌撲簌的溜了一臉。顫着聲道。兄弟。你別把話來坑我。我不是這般樣無情薄義的人哇。只是不能殼把我的心嘔出來。交給你瞧哩。白於玉道。阿姊。你這麼空心湯糲。教人家吃不得。若是不忘兄弟。往日的可憐樣兒時。難道也就這麼着算了。那是尤家

的嫂子哩。兄弟也不敢了。阿姊到底兄弟的一塊血肉。寄着阿姊肚裏呢。兄弟是可以忘的了。將來的孩子。終竟尤家的不肯認帳呢。那時節阿姊好做人嗎。鳳奴小姐一把握了白於玉的手道。你……你……你……你……這孽障。到底要怎樣的坑我呢。我何嘗就算這麼着罷了。叫我那麼着纔好呢。沒奈何。只得死了罷。我的好兄弟。親愛的郎君。我一死報答了你。你可容得我的心明白了麼。白於玉道。阿姊。那便枉是才女了。這點子的事。就料不來了。鳳奴小姐道。兄弟。你叫我怎樣的料理呢。你若是有料理得來的法兒時。快教導我罷。白於玉道。阿姊。既然動了一個死字的念頭。那便頂容易料理的了。常言道。拚死無大難。偷是就這麼死了。可不合算嗎。萬一僥倖成功。天賜你我的一段良緣。做了地久天長的夫婦。可不是因禍得福。遇難成祥嗎。鳳奴小姐忙道。你說你說怎麼樣纔得了呢。白於玉頓了一頓道。說不得。

說不得。你也決不肯依我的。我說也徒然。橫豎不在一時三刻的事。且待你把心決了。再說罷。說着一溜烟溜了出房去了。這時節的鳳奴小姐。竟仿佛痴了似的一般。唯有死的法兒。要算天字第一號的無上上策。至於才女的舉動。到了臨死的當兒。終有幾首絕命詞。還且要把存着的文兒。詞兒。詩兒。曲兒的稿兒。須要檢點一番。該留的留着。不該留的刪了。這位鳳奴小姐也少不得張致一會兒。等到更深人靜之際。提起筆來。滴了幾點眼淚。放在硯台上。磨成了墨。蘸的筆飽。在花牋上。兔起鶻落的。揮成三首絕命詞。這詩果然做的好。做書的既然破了例。少不得也要編在裏頭。使讀書的哀其才。而憐其遇。又怒其無狀。更且使野蠻家庭有所感悟。結婚的事體。斷斷不可不使女孩兒家。失了自由的特權。以致釀成不可思議的禍端。有才如鳳奴小姐。事到其間。也不得然了。就把絕命詞。記在下面。

絕命詞

春風入樊圃。徘徊柴荆林。繞樹有幽鳥。相求懷好音。阿儂若微省。三嘆感言岑。時榮慕桃李。累世非獨今。枝幹忽摧折。斧柯誰見尋。靈禽尙無感。何與草木心。

熒熒桃李花。城東媚春日。掩映瓊玉姿。穠麗信無匹。雜沓車馬來。爭慕豔陽質。旋驚蜂蝶希。祇覺流光疾。不知弱女心。零落肯相失。無言尙成蹊。含意睇秋實。

繁陰易茂樹。羣動交飛鳴。奮翮一黃鶴。自謂人無爭。不知婆盧子。百仞猶營營。稻梁淡無慕。鼎鼐潛相傾。冥鴻却遠引。不諒兒女心。豈徒青雲路。藪澤宜銷聲。

剛要寫第四首。忽聽得房門上輕輕的彈了幾彈。明知是白於玉來了。便放

了筆輕輕的把房門開了。默默無言。白於玉也是默然。拿起那三首絕命詞。呷唔了一回。其實還有幾個字。領畧不來。便假做在行道。阿姊你的心。兄弟知到了。至於料理這件事的方法。非凡之容易。鳳奴小姐不禁歡喜道。好兄弟。快說呢。快說呢。要知白於玉說出怎樣的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二十三

天公 鑄

慧珠 校

白於玉深宵設計

尤味蘭一命嗚呼

話說鄧家堡鄧子通的女兒鳳奴小姐題到第三首絕命詞。正待要寫第四首。忽聽得房門上輕輕的彈了幾彈。明明知是舅舅家的表弟。白於玉來了。就停了筆悄悄的開了房門。相對無言了一回。白於玉拿起花箋。把三首絕命詞反覆睜唔了五七遍。便道阿姊。你的心兄弟知道了。至於料理這會兒的事。很容易。阿姊你不用煩惱。鳳奴小姐聽到這兒。頓然歡喜道。兄弟你快說呢。……快……快……快說呢。白於玉道。擒賊擒王。阿姊你懂嗎。鳳奴小姐頓了頓口道。甚麼叫做擒賊擒王呀。白於玉笑道。阿姊。兄弟原說是你枉恐

是個才女。這點子你還想不上來。豈不要吃人家笑死嗎。但說一死罷了。一死罷了。就這麼。糊糊的。死了一來。死的不明不白。沒個名目。再者。不但死得不值得。不合算。而且還要受天下人的耻笑。一輩子的話。靶。假如一樣。拿性命來抵拼。何苦來。只是一個兒死呢。鳳奴小姐道。是呀。只我是一個兒死。果然不合算。應該你我兩個一答兒死呢。正是拼命鴛鴦。甘爲情死。這麼着。倒不算遺臭萬年。却是風流韻事。竟可以流芳百世。假如韋癡珠。劉梧仙。也不過這麼個樣兒罷哩。白於玉聽了。楞了一回。想道。他倒算得可惡哩。索性合着我一答地。同他尋死路哩。這個死的一件正經。又不是快樂有趣的事。便道。阿姊。你弄錯了。不是這個意思。兄弟是不可以死的。並不是……

鳳奴小姐忙搶住道……好……好……好……好。我今兒纔知道你的。心。怎地狠的。要不得哩……嘔……我就不是生命。這等不值錢。你

就死不得的了。正是痴心婆娘負心漢。說煞不錯的。咳。罷也。罷也。懊悔也遲了。白於玉連忙分解道。這是阿姊你冤了兄弟了。兄弟不是這等樣的人。并且兄弟也不是愛生惜死的人。既是阿姊。這等說時。事情就容易了。阿姊。喏。方纔兄弟說擒賊擒王的一句話。只消把尤味蘭治死了。豈不是萬事都沒有了嗎。鳳奴小姐愕然道。好端端的人。怎地可以把他治死呢。白於玉道。這容易。而且尤味蘭是媽媽糊糊的人。我們是有心計害他的。他却沒有防備。我們的意思更容易。料理了鳳奴小姐道。這是嚇死人的事。教人怎樣做的到呢。白於玉道。不要緊。兄弟自有道理。說到這裏。天已亮了。鳳奴小姐忙催着白於玉出去。別使人瞧着了。如今更不比從前了。白於玉道。橫豎總在這三天之內。必定使個計較出來。就是了。於是於玉悄悄的回到前邊。書房中去睡了一日。尤味蘭白於玉在書房中坐地閒談。於玉笑道。哥哥。你頂喜

噉的是牛肉餃兒。裏頭鳳奴姊姊。又是最擅長做的黃牛肉大餃兒。兄弟間常到這兒來。也曾噉過幾頓。兄弟還是不歡喜噉這東西的哩。然而噉了鳳奴姊姊親手自造的黃牛肉大餃兒。委實的忘不了這好味兒。餡兒又斬的細。滷汁兒又濃。灑湯水又透鮮。如今是做了尤府上的大嫂子了。這餃兒只怕一輩子也沒福兒到口了。味蘭原是忠厚不過的人。接過來道……呀……老弟。你不說起牛肉餃兒。我倒忘了。這會子。倒是你提頭了。敢是作怪了。於玉笑道。哥哥。你說的發笑嗎。餃兒。那會作怪呢。味蘭道。不是哇。從前我們來這裏住時。板有頓牛肉餃兒噉的。這會子住了十多天了。却沒有牛肉餃兒的消息哩。可不是作怪呢。於玉笑道。哥哥。你到別耽心。回來做了親成日家的有得噉哩。只防着噉的膩煩煩哩。兄弟想哥哥該拿幾個梯己出來。交到廚房裏去。雖然不怕不是鳳奴姊姊。親自動手做出好餃兒來。讓兄

弟。噉。一。頓。送。終。的。餃。兒。呢。味。蘭。大。笑。道。送。終。的。餃。兒。噉。不。得。噉。不。得。噉。了。送。了。你。的。終。倒。是。不。好。呢。於。玉。道。譬。如。僥。倖。這。會。子。噉。幾。個。兒。以。後。就。不。敢。妄。想。了。還。不。好。算。送。終。的。餃。兒。嗎。味。蘭。大。笑。道。饑。兒。可。憐。饑。兒。可。憐。別。着。急。等。我。拿。幾。個。錢。出。來。想。個。法。兒。請。你。噉。一。頓。罷。於。玉。道。你。快。不。要。誑。我。我。也。不。想。噉。這。餃。兒。了。如。今。他。是。尊。嫂。了。兄。弟。還。敢。勞。動。他。嗎。味。蘭。道。你。休。這。般。說。你。既。這。般。說。了。我。倒。不。好。拔。短。梯。了。於。玉。說。時。心。上。早。已。打。定。主。意。這。會。子。尤。味。蘭。一。口。應。承。果。然。中。了。他。算。定。的。計。策。於。是。約。定。明。日。味。蘭。做。東。道。請。噉。黃。牛。肉。大。餃。兒。白。於。玉。便。捉。個。當。兒。一。溜。烟。溜。到。鳳。奴。小。姐。房。裏。對。鳳。奴。小。姐。道。大。事。已。謀。定。了。鳳。奴。小。姐。又。驚。又。喜。忙。道。怎。樣。的。辦。法。呢。白。於。玉。道。兄。弟。想。了。好。幾。天。竟。想。不。到。一。個。妙。計。來。坎。坎。纔。想。出。一。個。千。妥。萬。當。的。計。較。來。包。你。姊。姊。做。的。到。一。點。兒。不。擔。驚。容。容。易。易。順。順。溜。溜。的。把。那。眼。中。之。

釘蜂上之刺。拔的干干淨淨。鳳奴小姐忙道。只消不在我手裏眼裏。等他自去死。我終做的到你快說罷。於玉道。這個計較。是好的狠哩。他不是頂歡喜。噉的是你姊姊親手自造的黃牛肉大餃兒嗎。這會子。却沒曾請他噉這一頓。吃我瞎說了一陣。說的他自情願拿出錢來。交到廚房裏去。做這餃兒。做個東道。橫豎做到這餃兒。少不得要姊姊親自下厨哩。說着。在身上摸出一個小包兒來。道。這就是鶴頂血。只消放一點兒在餡兒內。等他噉了。不怕他不死。姊姊你只消記清楚了。只消三五個餃兒。裏頭放一些兒。鶴頂血在那裏就是了。鳳奴小姐。沉吟一回道。不妥。不妥。倒不如放在湯裏罷。若使放在餡兒內。一時間纏錯了。豈不大誤。又不好把這三五個放鶴頂血在裏頭的。另外做一鍋做呢。萬一纏到別人肚裏去。已是不得了。竟然你噉了。那末。拉倒哩。白於玉輕輕的一拍掌道。照呵。照呵。好姊姊。果然有心計。作事穩當。

橫豎由你姊姊一個兒安排就是了。次日尤味蘭果然拿出一兩銀子。交與小廚房裏的李媽媽。說明原由。李媽媽道。銀子却不敢收。餃兒等我回了老爺。做出來就是了。味蘭道。不用驚天動地。我請白家少爺噉一頓。梯已東西只消回一聲姑娘。好好兒的做出來罷。李媽媽只得答應了。連忙拿了一兩銀子。來到鳳奴小姐房裏。說了一遍。尤味蘭尤大少爺的話。又笑了一笑道。歇幾天是姑爺了。不是尤家少爺了。鳳奴小姐。看着這一兩銀子。不禁一陣心酸。幾乎落下淚來。連忙忍住了。但說知道了。停兒我下廚來做就是了。李媽媽。只道是鳳奴小姐。因爲是姑爺的差使。有點兒怕羞。所以這個樣兒的。那怕仙人也疑不到。有別的命意所在。噯。等到飯後。李媽媽先把牛肉麥粉等物。整頓完備。又笑嘻嘻的來到鳳奴小姐房裏。拿眼把鳳奴小姐。瞟了一瞟。含着笑。說道。姑娘。做牛肉餃兒的作料。通預備得完全哩。請姑娘的示。鳳

奴小姐瞧這情形。暗想道。你這個糊塗虫。不知纏到那裏去了。認是我怕羞嗎。所以倒來同我玩耍哩。那知我心上的難處呢。這個關係非同兒戲。萬一弄得不好。敗露出來。我賠貼了一條性命。還是一點兒不希罕。理所當然的事。倒是鄧氏門楣。就此不香了。有些兒腥臊倒胃的味兒。并且老爺子的體面。吃我剝削的絕盡了。想到這兒。委實的仿佛有幾百個繡花針兒。在心坎上。擱了。不知多少穹窿兒。好不難過呢。只得又說了一聲。知道了。那李媽媽。哈哈地笑着。灣着腰。答應了一聲。是退出來。自言自語道。真真笑煞笑煞。姑娘家的面皮。到底來得薄嫩。這會子。不過沒有成對兒。替姑爺當這個差使。竟然做盡了這麼許多的喬張致。要是一經成了對兒。又是面皮老的要不得。這真真笑煞人哩。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尤味蘭白於玉。噉過了黃牛肉。大餃兒。白於玉故意的說着。好鮮哇美。好鮮美哇。說猶未了。只見於玉雙眉。

緊蹙。只喊着肚子痛。這一喊。別人却不留意。只有裏頭鳳奴小姐。聽說白家兄弟。在那裏叫喊肚子痛。這一驚。直驚得魂靈兒衝破了天顛門。常言道。貧不擇妻。渴不擇飲。饑不擇食。忙不擇路。急不擇言。因此慌道。誰叫着肚子痛呢。衆人都說白家少爺。鳳奴小姐道。你們弄錯了。定是尤家的。……說到這裏。連忙咽住了。剛好他老子鄧子通。在裏頭聽到外邊沸反盈天。連忙跑出來。恰聽到鳳奴小姐說這一句話。也沒工夫去詫異他。一路跌踉到外邊。却見尤味蘭痛的滾在地下。白於玉却手捧了肚皮。灣做一團。尤味蘭面皮紫黑。白於玉依然唇紅齒白。瞧了一眼。便道。到底怎樣的事情呢。他兒子龍官回道。今兒尤姐夫做東。請白家哥哥。噉牛肉餃兒。剛噉了時。白家哥哥先是肚子痛的。要不得。正在亂時。尤姐夫又是這個樣子了。子通道。誰做的餃兒。龍官道。姊姊做的。子通也就不說了。瞧瞧女婿。尤味蘭躺在地上。却不滾動。

了。只是眼裏鼻裏嘴裏都流出黑血來。直跳起來。道。這是中了砒毒了。誰謀害我的女婿。嘴裏雖是這般說。心上却還覆一想。餃兒却是女婿做的。東又是女兒親手自造的。謀害兩字。到底說不上去。忙呼叱一衆男婦傭僕家人小厮兒。施救了好一頓工夫。尤味蘭竟嗚呼哀哉了。連忙發一個大大至急的電報到味蘭家裏。味蘭的老子娘。接到了電報。駭得個半死。這時節。彰陽一帶。都有火車通行。三百餘里路。却不消半日工夫。便可到了。只是接到電報。已近黃昏。當夜却沒火車開行了。味蘭的老子。名叫心齋。是個老貢生。心機狡猾。刀筆精通。專替人家包打官事。外國人叫做大狀師。是頂高貴的營生。我們中國人叫做訟棍。是干犯法紀的道兒。可想這個尤心齋。是個不是好東西哩。於今且說尤心齋。接到鄧子通的電報。連忙譯出來看時。只見是。

味蘭急疾亡速來 子通

這麼着的九個字。心齋瞧了。驚的目鈍口呆。心齋的老婆。褚氏。原也識幾個字的。看見丈夫看了這封電報。不知是那裏來的。直發出這麼最可怖的樣兒來。要是吃撫台臬台送了訪案嗎。不然那怕天坍的事情。他終不會吃慌到如此地步。因此斜乜着眼。睃去。睃得子細。嚇了一大跳。忙道呀呀。兒子好端端的。怎地會死了呢。心齋道。原是這般說呀。所以我在這裏不懂呀。褚氏道。這也不是商量的事。快打點了行李。明兒趁着頭班火車。鄧家堡去。就是了。索性帶了女孩子。仙姐兒。一塊去。心齋道。這是自然。我們去呢。終有好多天的耽擱。放女孩子一個兒守着家嗎。他年事。已是個當兒了。可是不妥當哩。原來仙姐兒。今年恰好一十六歲。舉止之間。狠欠些穩重。雖只得五七分人材。其實狠有能耐。裝飾。成日家裝得窈窕窈窕。做出許多嫵娜娉婷的喬張致。所以老子娘。都信他不過。送到眼裏。狠不舒服。當時仙姐兒也知道了。

哥哥味蘭的凶信。老子娘要帶他鄧家堡去。玩幾日。心上好不有趣。連忙替老子娘打點。幾件緊要隨身的物事。等到天明。爺兒三個。赶到火車站上。恰好頭班火車。尙未開行。買了三張中等的車票。搭上火車。不消一頓工夫。已到鄧家堡車站。早有鄧家的家人。在車站上接待。於是慌慌的跑到子通的莊院上來。子通已知到心齋的一家子都到了。在大廳上趲足兒頓。心齋氣喘喘的同子通相見了。竟說不出別的話來。只問了一聲兒子是什麼病。褚氏母女兩個。便急急的揭開白帟。把兒子的屍身。顏面。看了一看。便怪叫起來。道。這血跡那裏來的。這當兒。恰好心齋也走來。聽說有血跡兩字。忙搶步上前一瞧。到底他做慣認棍的。大清律例。洗冤錄等書。肚子裏看的滾熟。立刻斷定是中了鶴頂血的毒。不由分說。一把扭住了子通道。好好你假意兒招我的兒子做女婿。其實是謀害他的性命。我同你那一件事體上過不去。

了。下這毒手。嗻子通忙分辨道。別冤屈死人。你的兒子。便是我的女婿。都是一般的關係。豈有丈人謀掉女婿的性命的嗎。也從沒有這麼的奇事呀。心齋道。原是這句話呀。所以知道你的心狠哩。假意兒招了女婿。便疑不到你。謀害了原來。從沒有丈人謀害女婿的性命的道兒。老實給你說了罷。我尤心齋是何等樣人。這種巴戲。是不受的。於是褚氏仙姐兒。也和調起來。鳳奴小姐。只得兩邊勸解。尤心齋咬定牙關。要報官相驗。子通又氣又急。弄得昏了道。這事兒果然不報官。弄不清楚的了。心齋原想嚇的子通急了。弄一大注銀錢來使兒子的死活。同銀錢比較起來。銀錢似乎可貴了許多。有了銀子沒了兒子。却便宜多了。而且子通是做過一任華州司馬。又是該着天大的家私。最怕的是經官動府。打官事。別的官事。還容易應酬。這件人命官事。斷斷乎應酬不得。終想聽到要報官請驗。自然而然會得拿出銀子來打圓。

場。不料也說須得報官。纔弄得明白。心齋倒軟了。子通受了一場委屈。弄得七顛八倒。立刻喚了地保來。報縣請驗。那地保心上狠不高興。地方上出了命案。縣裏下來相驗。這事賠錢的交道。勸了一番。却勸不明白。只得預備報縣。這當兒的鳳奴小姐。幾乎瘋了。仔細想來。只爲他一個鬧出這等的風波來。若是一經官府相驗。驗出致命的緣由。緝拿凶犯。真所謂官法如鑑。那裏保得住。不敗露呢。將來敗露出來。終竟性命難保。倒害得父親擔驚受恐。且不如說明了。或者還有一綫生機。先止住了官府下來相驗。免得出乖露醜。豈不是便宜得多了嗎。想定主意。叫小鴉頭去請老爺進來。須臾子通來到女兒房裏。也不知女兒叫他進來做甚。只見他女兒撲的上前跪在地下。扶了子通的雙膝。哭道。父親救女兒一命。女兒不肖。闖出非常的大禍來了。如今事到臨頭。女兒不得不說了。子通心上。早已弄得七顛八倒。如同在夢裏。

的一般。這兒又看着女兒這個樣子。只光着眼說不出話來。那鳳奴小姐也
知道父親吃尤家的老子娘兒三個。鬧昏了。便又道。父親別氣苦。尤家哥哥。
原是女兒使的毒藥。如今知是錯了念頭。斷乎喘不住。女兒做了天大的禍
事。該死的罪犯。終要求父親設個法兒。救女兒的性命呀。說罷。嗚嗚的哭個
不住。子通這當兒。倒恍然醒悟過來。道。嗟。怪道方纔你說只怕弄錯了。不是
白家的肚子痛。定是尤家的肚子痛。哇。咳。這禍闖的忒大了。叫我也收羅不
來。到底爲了那麼着的緣由了。弄出這樁窮禍來呢。我也明白。一定是不雅
致的事。由哩。你說。你說。事體犯到這個分際。也說不得怕羞了。原來鄧子通。
歡喜這鳳奴小姐。是出乎尋常之外者。這時兒還不恨怒。這鳳奴小姐。反而
捧了鳳奴小姐的臉。哭着道。我的心肝寶貝。你別慌。你說了。我捨着這一分
家私。終要替你設法兒。弄的沒事纔罷。常言道。天大官事。斗大銀子。橫豎我。

有的。是。銀。子。儘。我。花。就。是。了。這。時。兒。鳳。奴。小。姐。心。上。又。是。悔。恨。又。是。感。激。禁。不。住。失。聲。大。哭。子。通。連。忙。把。鳳。奴。小。姐。雙。手。一。抱。掩。住。了。哭。說。哭。不。得。別。使。人。聽。到。了。倒。費。手。脚。哩。鳳。奴。小。姐。却。也。知。道。死。活。的。把。哭。忍。住。了。就。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竟。然。把。現。在。身。上。有。孕。也。說。了。子。通。頓。足。道。你。何。不。索。性。同。我。明。白。的。說。呢。你。既。然。同。於。玉。有。了。終。身。之。約。也。是。狠。好。的。事。咳。你。同。於。玉。終。竟。是。孩。子。家。不。曉。得。事。體。的。輕。重。忒。胡。鬧。了。如。今。是。事。關。謀。命。叫。我。也。做。不。來。主。有。所。說。的。解。鈴。還。待。繫。鈴。人。你。還。須。去。求。着。尤。家。的。二。位。只。消。他。二。位。救。得。你。的。罪。犯。我。什。麼。都。肯。依。他。們。哩。你。放。心。我。先。去。探。個。消。息。來。說。着。一。經。來。到。前。邊。廳。堂。上。只。見。尤。心。齋。還。在。那。裏。跳。盪。叫。罵。子。通。便。對。心。齋。拱。了。拱。手。道。心。翁。借。一。步。說。話。事。體。有。點。眉。目。了。心。齋。原。是。正。在。弄。尷。尬。的。當。兒。忽。見。鄧。子。通。和。顏。悅。色。的。同。他。說。話。不。似。方。纔。的。一。章。經。倒。惱。的。他。說。我。

們借屍索詐。倒是他喊地保報官相驗。弄幾個盤纏的念頭。一點兒指望都沒影響。這會子。他同我來拉攏。倒不好冷淡他。於是稍微露了一些的笑容。便道。那裏去說話呢。子通道。我們裏面去談罷。心齋道。裏面去談。就裏面去談。你前面走呢。子通便在前引着。把心齋引到鳳奴小姐的房裏。鳳奴小姐迎着跪在心齋的面前。倒弄得心齋摸不着頭腦起來。一疊連聲的道。小姐請起。小姐請起。做什麼。做什麼。子通連連的作揖道。要心翁答應了。救小女的一命。他纔肯起來呢。心齋愈加不知所措。但說請起來。請起來。子通道。心翁呀。小女犯了彌天大罪。只有心翁肯搭救了他。就沒事了。心齋道。這個我委實的不懂了。鳳小姐。我是最痛愛的。沒有不答應的。快請起來說。這當兒。心齋。究竟不是呆徒。心上早已有了七八分明白。不過爲甚原由。却想不來。於是又拍着胸脯道。快請起。快請起。什麼天大的事。都在我身上。小姐放心放。

心鳳奴小姐暗暗的心上說着。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如天之幸。含着淚。站起身來。子通也私自慶幸。便把前因後果。對心齋說了一遍。心齋聽了。倒弄成他驚出一身冷汗來。道。這麼說來。不是我埋怨你。你竟枉空是個才女了。其實不才之至了。這麼的事。豈是兒戲的嗎。咳。所以一個人要正經。嗔。凭你絕頂聰明的人。一涉邪氣。就心都昏了。什麼都幹的成。須知這不是尋常的人命呀。你同我的兒子兩個。雖沒有做一對兒。然而夫婦之名分已定。也是謀殺親夫。該罰的罪犯。嚶。糟了。糟了。倒是你的老子。事體做實了。叫地保報縣請驗。倘然不是這樣呢。我們終可以商量。如今那麼好呢。小姐。你別怨我不肯救你。你須怨着老子忒高興了。倒說我藉屍索詐。一定要動公事。當我流氓辦那末。真所謂自搬磚兒自壓腳了。子通直跳起來。道。壞了。壞了。我自己弄糟了。說着飛也似的到外邊去。派了一個得力家人。叫做鄧光的。騎着馬。

追那地保回來。誰知那鄧光。是個千刀萬惡的人。別人還沒知細內裏的循環曲折。只有他已是一明一白。早已在心上打算了。追不到四五里路。已把那地保追着了。便同那地保計議道。如今有如此這般一番緣故。在裏頭。尤家的老頭兒。已允許私和了。你看怎樣。那地保道。如此最好了。不瞞你老哥說。我們當地保的。最怕的是遇着這種事情。可知本官下來。驗一個屍。這筆屍場費。却是地保的晦氣。五六十吊錢。貶貶眼就不見了。既是做得到私和。恭喜我的氣運就濟了。不但不要賠錢。還且可弄兩個哩。我那大小犬。今年已二十二歲了。對的媳婦。又比大小犬長了兩個年事。不是二十五歲了嗎。那位親家太太。又是橫一盪。豎一盪的。叫媒人來催好日子。我不怕你老哥見笑。委實的手裏拮据的狠。推調了好幾時了。這會子。端的萬難推調了。只得應許他。儘年裏娶就是了。說却這般說了。娶媳婦的澆用。還不知在那兒。

哩。坎坎的又碰出這件倒竈事情來。所以我方纔在鄧老爺跟前。勸了好一回。偏偏勸不過來。我既是當公事的人。又不便十分硬勸。如今是頂好了。娶媳婦的澆裏。也不用熬煎了。那鄧光聽了。地保的一派勞叨。掌不住好笑起來。道。當地保的人。終是狐狸似的一般兒。像你老哥這麼忠厚老實。端的找不到第二個來哩。我同你說。依着我的主見。包管你不但娶個媳婦的澆用。有了。竟可以起個大大的莊院。買幾百畝田。眨眨眼便是驃馬成羣。呼奴使婢。儼然做個富翁。也在這一會兒。那地保聽得喜着嘴。眼都合了。道。据你老哥什麼樣呢。鄧光道。咳。不是我沒良心。忘恩負義。公報私仇。要知鄧光說出甚樣的忘恩負義。公報私仇的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最近官場秘密史後編卷之二十四

天 公鑄

慧珠 校

尤貢士屍場遞和息

楊理刑烟榻認乾爺

話說鄧光追到了那地保。計議道：不是我忘恩負義。公報私仇。我想當時跟在華州任上。他做官的。果然有錢圖名不圖利。情願賠貼幾個。橫豎打定主意。只消拿到一回兒印靶子。就算了。預備回來享福了。我們當家人的。原是沒錢了。所以當家人呀。也好叫我們不摸幾個回來。受用受用嗎。我鄧光還算掙氣的。雖說也是個窮囊子。然而不弄幾個呢。也不要緊。譬如沒有這盪差事。至於講到女色兩字。大凡是咬嚼五穀。葷素的人。那怕高貴。至於皇帝。貧賤。至於教化子。終竟男女肉慾斷乎免不來。所以皇帝要生出太子來。教

化子也會生出小教化子來。可想至尊莫如皇帝微賤。至於乞丐講到一個人情兒。所謂無貴賤一也。難道我們做家人的。不就是個人了嗎。我鄧光在華州任上。那一件不稱了他做官的心。三吊錢工食之外。從沒有一個外快錢。到得腰裏。終算守規矩的狼哩。不過勾搭了一個貧家的女孩子。端的是兩相情願。他家的老子娘。都當我女婿一般的看待。可知我鄧光原不會犯法呢。那一天吃做官的知到了。生生的說我強姦民女。拿我腿兒上。打成了兩個大穹窿。調養了三個月。纔得平復。這點子怨氣。我是忘不了的。今兒天開眼。他的女兒幹出這一件彌天罪犯來。依我的主意時。你老哥。若是要想多摸幾個錢呢。你老哥仍舊報官去。那怕官下來驗過了屍。研究出罪犯來。那做官的決不肯放自己的女兒受罪吃刀的。決定是顧惜不得家私。儘拿出來打點替女兒買命。那時放一個知縣老爺在中間。伸手就不是三五吊

銀子的話兒了。很很的可以消耗他一大半的家私。你我的進項就猶肥了。那地保聽了有得多進好些的錢。那裏不依。鄧光的主意。便道。如此我仍舊報官去。只說沒有追到就是了。鄧光笑道。還待你教導我嗎。說罷各自分頭趕路去了。且說鄧光慢慢的一路回到家來。只說趕了十來里路。趕不到來。撞着從城裏下來的熟人都說。老早見那地保飛馬進城去了。因此追到城中。想已止不住。徒然的了。子通聽了。着急道。那便什麼處。心齋儘搖着頭道。事體糟到這個分際。可想一個人萬不可自己忒相信了。自己以爲我們家誰要謀死我的兒子。一定是我的派賴。想敲你的竹槓。所以我說了一句報官請驗。你就拿住話頭。倒是你高興立刻叫地保來同我打官事。須知屍身上是明明顯顯的。中了鶴頂血的毒。所以七竅流着黑血。你又不是沒眼珠子的。早應該和我放軟些兒。我們到底是至親呀。什麼都好商量。如今地保

一進了城。知縣馬上要到了。并且這兒新調的楊理刑。楊鑫甫大老爺名聲兒。很是不好。不聽到他當初當地方公所裁判員的時際嗎。真是鐵匠做官。一味的濫刑刻毒。弄到這位凶神下降。可知要弄到雞犬不甯哩。子通愈加發慌道。這便什麼處。終要想個法兒纔好。心翁是很有才情的。終要費心一點兒。事體舒齊之後。沒有不好說的話。你要怎樣便怎樣就是了。心齋道。這不成至親的話了。如今只有一法。等到楊理刑到來。做我不着。我出去攔驗。只消具一張甘結。終算了結哩。說不得定見要驗的。可是沒有的話。子通道。如此最好。我也知道。這個規矩。大凡屍親具結。攔驗就消案了。安排已定。不一時聽那莊客報道。知縣大老爺來了。不過離此三里路光景了。於是鄧子通穿起五品公服。拖着一支花翎。尤心齋也穿帶了。不過秀才本色罷哩。穿着已畢。已隱隱聽到的鑼聲喝道。投莊上來。須臾已到。一乘四人藍呢大轎。

直進屍場。心齋便上前攔驗。呈上甘結。那楊大老爺進莊的時節。却聽得那些人談論子通家的鳳奴。原是個女才子。怎地做出這般潑天大事來呢。如今大老爺驗了屍。一定要拿練子鎖了。帶着轎子後面去。吃官司哩。這些人那裏知道的呢。原來鄧光佈散開去的。所以楊鑫甫聽着了女才子三個字。忽然記起鄧家堡上。有個鳳奴女史。做游仙夢曲十三支。傳誦一時。名動公卿。難道就是這位女學士。鬧出這盤窮禍來嗎。若然果真是他。我有道理。因此看了尤心齋攔驗的呈狀甘結。對心齋看了一看。道。這尤味蘭是你的兒子嗎。心齋打了一躬。道。是。楊理刑道。既是兒子。被人謀死。怎說不要辦了。心齋道。兒子原是急病身亡。並非被人謀害。楊理刑冷笑一聲。道。有了銀子。兒子就不要了。心齋一時口鈍。說不上來。子通也打了一躬。道。尤味蘭是治生的未婚女婿。本是至親。在家下讀書。忽然病亡。尤親家遠在家中。聞信到來。

起初因疑。以致口舌。及至說明。自知魯莽。豈有女壻而被岳家謀害者乎。楊理刑看是五品冠帶。便是華州司馬鄧子通了。此人仗了女兒的名望。游於公卿士夫之間。廣有聲氣。如今要算計他的女兒出來。同他硬做。恐怕使不得。本來他原想不准攔驗。託名親訪。當場拿到鳳奴小姐。帶回衙門。便由得他受用了。這兒一想。只怕他老子發了急。跑到京裏省裏去做些手脚。倒不見情了。於是翻然變計。便放了十分和氣道。子通先生。請回。兄弟立刻到府奉謁。子通便又是一躬到地。退出屍場。連忙端整茶點筵席。這裏楊理刑立刻准了尤心齋的呈狀。收了甘結。那屍場原搭在子通家打麥場上。就是大門之外。楊理刑便站起來。一手挽了尤心齋。堆下笑道。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了。我們瞧瞧子通先生去。這個當兒。子通已搶步出來。迎到大廳上。坐了。楊理刑道。久慕老先生高義。貴千金賢聲。兄弟承乏於斯。屢欲登門奉謁。一

則公務羈身。再則風塵俗吏。不敢冒昧。今者頗慰平生之願矣。鄧子通原是
老實人。不過楊理刑忒煞謙恭了。因此竭力拉攏。尤心齋原是個訟棍。姦刁
齷齪之徒。看那楊理刑的舉動。有些作怪。只是摸不着他的主意。因此只得
和調其間。須臾天色已晚。楊理刑假意兒便要辭回衙去。子通道。好遠的路。
決然來不及了。不嫌穢褻時。小莊上已端整了。楊理刑道。初次到來。豈敢這
麼叨擾。既如此。不瞞二位說。兄弟有幾口烟的。如今世事不同。這種狠舒服
的東西。倒變了禁物了。子通先生。可有密室嗎。子通道。有。有。父台何不早說。
晚生也有幾口的。楊理刑笑道。如此最妙了。這叫做瞞上不瞞下。倒是我們
還得舒舒齊齊的抽幾口。那般小民就苦了。不但抽的不舒服。一個不留心。
就要吃當公事的胡話了。還且土價層層飛漲。如今一吊錢抽不了三四錢。
膏子。真真比銀子還貴些呢。說着便叫底下人拿烟具來。留心不要吃人煎。

見了。仔細打斷你的狗腿。底下人答應着。子通連忙止住道。晚生通現存着。就是膏子。還可以將就抽得。不用拿了。楊理刑笑道。又是一門子的叨擾。尤心齋本不抽烟。因此避過。鄧子通引着楊理刑。曲曲折折。到了裏面。抽大烟的那間密室。收拾得非常清淨。中間齋額上。寫着餐霞兩字。原是浙東哀公寫的。魏碑上的字體。楊理刑羨慕不已。道。老先生真神仙中人也。大凡烟榻上。最容易拉攏。漸漸的談起肺腑來。不消五七口烟。楊理刑鄧子通仿佛一人之交。彼此恨相見之晚。鄧子通年長。楊理刑還不過而立之年。便要拜鄧子通做乾爺。做書的編到這兒。不禁失笑。大概官場中。拜門生。是極不爲奇的。至於拜乾爺。同內官交接也極平常。未有現任官員。拜在籍紳士做乾爺者。官場中可謂無奇不有矣。然而楊理刑不是糊塗虫。拜乾爺是有拜乾爺的作用呢。且說鄧子通。聽說楊理刑要拜他做乾爺。忙道。不敢不敢。我們既

然合機。拜個把子罷。楊理刑道。乾爺齒德俱尊。孩兒怎敢同乾爺稱兄道弟起來呢。不由分說。便爬在烟榻跟前。拜了個不住。口口聲聲只叫乾爺。倒弄得鄧子通沒主意了。只得含糊答應着。拉了楊理刑起來。楊理刑便一面替子通燒烟。嘴裏却乾爺長。乾爺短。談的很鬧熱。慢慢的說到尤味蘭身死的一節。怎地滿莊上都說是妹妹謀害的呢。這種謠言。須得禁止纔好。還得把這疑影去去了。使得別人都明白不是謀死的。委實是病死的。倘不然謠到外邊去。吃報館裏的訪事。曉得了。載到報上去。豈不是乏味了。而且孩兒。既然是這裏的理刑官。吃上司知道了。也吃不住。子通聽了。嚇了一大跳。道。外邊那裏知道。說起小女謀害來呢。楊理刑道。咦。乾爺還不知道嗎。滿莊上都是這般講。孩兒在路上。就聽得有人在那裏講了。況且衆口一辭的。說未婚妻謀死了未婚夫。這是逆倫重案了。千不料。萬不料。這麼斬六刀的罪犯。犯

在女才子女狀元身上。豈不是可惜嗎。這且不用說。就是地保報案。也是報未婚妻謀死未婚夫的案由呀。子通聽了。驚得一身冷汗道。這是那裏說起。地保如何知道其中的仔細情由呢。不瞞你說。如今既是一家子了。都可談得。這謠言。委實是事出有因的。這會子。心齋也說明白了。將就過去外邊的謠言。倒不可不息。但是這謠言從何而來呢。楊理刑道。地保也是這般說。所以孩兒頭裏不知道。是妹妹的案子。原要秉公辦的。這是逆倫重案。風化攸關。怎敢媽媽糊糊的過去呢。及至到了屍場。見了乾爺。就想起鳳奴妹妹來了。孩兒便決定是謠言。不足憑信了。妹妹何等樣人。肯幹這麼潑大事嗎。這會子乾爺說。事出有因。孩兒倒又糊塗起來了。說不得妹妹果真有這事嗎。子通嘆了一口氣道。……說也慚愧。這事情果然是小女鬧的不好。便把因由發酵。細細說了一遍。楊理刑故意失驚道。只怕也弄錯了。不

是這個樣兒的呢。子通搖着頭道。那裏會弄錯呢。如今倒是杜息謠言。是第一件要緊事情。楊理刑沉吟一回道。乾爺孩兒想來。既是地保也是這麼的說。就從地保身上追出謠言的原因來。狠狠的辦幾個人。不是謠言自息了嗎。子通道。很好很好。這樣辦起來。不錯的。楊理刑又道。如此妹妹擔驚了。我們既屬兄妹。禮該相見。待孩兒安慰安慰妹妹。那便妹妹可以放心了。這當兒的鄧子通。又弄得六神無主了。便道。該的。該的。我去叫他出來。不知鳳奴小姐。可肯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2478B

~~1635112~~